



吴声怡
周义邦
赵金杰

编著

历史背因
“自在人”的人性假设

自在人： 管理学的 人性 揭竿 与价值革命

本书从管理学的“原点”——人性出发，以“自在人”假设为奠基，探究了企业文化的本质，并建构了一套完备的企业价值观理论体系——S企业价值观。“企业文化是什么？”、“企业文化应该是什么？”、“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？”作者给出了经典性的思考和回答。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吴声怡 编著
周义邦
赵金杰

自在人： 管理学的人 性 揭竿 与价值革命

本书从管理学的“原点”——人性出发，以“自在人”假设为奠基，探究了企业文化的本质，并建构了一套完备的企业价值观理论体系——S企业价值观。“企业文化是什么？”、“企业文化应该是什么？”、“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？”作者给出了经典性的思考和回答。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在人：管理学的人性揭竿与价值革命 / 吴声怡编著. —上海：上海大学出版社，2011. 4

ISBN 978-7-81118-750-2

I. ①自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企业文化—研究 IV. ①F27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9295 号

策划组稿 张 怡 装帧设计 施義雯
责任编辑 张 怡 封面设计 施義雯
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

自在人：管理学的人性揭竿与价值革命

吴声怡 周义邦 赵金杰 编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shangdapress.com> 发行热线 66135110)

出版人：郭纯生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14.75 字数 226 000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1 100

ISBN 978-7-81118-750-2/F·086 定价：46.00 元

序

自在人：管理学的人性揭竿与价值革命，这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和挑战意义的书名，如一股山风，迎面扑来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大有先声夺人之势。如果把它转换成一篇学术论文，题目就是：基于“自在人”人性假设的S企业价值观及其应用研究。

这样一来，本书的核心内容便一目了然，顺理成章。它从管理学的“原点”——人性出发，提出“自在人”的人性假设，对与此相关的理论原理、哲学发端、文化脉络、管理模式、商业情境、历史背景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全面铺展，有序理证。由此提出“S理论”框架下的企业价值观，并对“S理论”的思想及现实源流进行详尽阐述。捭阖纵横，深入浅出。

本书还从企业家文化修炼的角度，提出“企业格局”的全新理念，作为对近年来企业文化学界关于“企业责任”、“企业能力”、“企业战略”等沸沸扬扬讨论的一种思想扬弃与文化迁跃。

最后，以应用研究及案例分析的方式结束本书，目的是让广大学人更好地理解 and 批判“S理论”，在抛砖引玉中，以期“S理论”的日臻完善。

我在与本书同期出版的《企业文化新教程》序言中曾说过，我很不喜欢我的硕士生、博士生们私底下称我为“老板”，我希望他们满怀深情地称我为“老师”、“先生”或“教授”。

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两个人是无比重要的，一个是我的“儿女”，一个是我的“学生”。我的青春、事业、理想、智慧、知识、财富……几乎可以全部为这两个“人”倾注，但最后，如果我只落得个“老板”的下场，那岂不是太失败？！

而本书的合著者周义邦同学，正是我从教30多年来最有师生默契的硕士生之一。义邦同学来自河南嵩山，国学根基扎实，勤勉好学，读破万卷，胸

怀宇宙。我参悟有年之“心”学体系，今终在他手上点燃一炬薪火，是为“自在人”人性假设下的 S 管理模式。希望他在未来的管理理论探索和企业实践中发扬光大，以让我及早进入“述而不作”、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的师道至境。

除了义邦，本书的出版还与邓家萍、李婷、李亮节、周法法、陈华瀚、张梦、张敏等众同学无私的帮助和奉献分不开的，值此，衷表谢忱！陈训明、黄椿、卢秀龙、施生旭、吴彩容，以及蔡新民、胡葆华、谢鑫、王向东、薛来锋、王颖等在书稿的酝酿和讨论中亦提供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！

当然，还有我心爱的女儿骊妮，加拿大 Seneca 学院的优秀大学生，爸爸感谢你对本书的天才贡献！

几许沧桑含在眼里，
看那太阳初升的感动！
是为序！

吴声怡

2010 年 9 月 16 日

于金山桃花岛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序 / 1

第一章 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性假设 / 1

什么是人性? / 2

人性的哲学探幽 / 4

人性的两种哲学考量维度 / 9

什么是人性假设? / 11

管理学上的人性假设 / 12

管理学发展简史 / 16

第二章 自在人:中国管理时代的人性假设 / 21

为什么会是“自在人”假设? / 22

什么是“自在人”假设? / 24

“自在人”假设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/ 27

“自在人”假设的管理情境 / 32

世界文化模式视野下的“自在人”假设 / 36

第三章 “自在人”人性假设下 S 管理模式的理论原理 / 41

原理一:S 管理境界说(管理的方向方式) / 42

原理二:S 企业文化论(管理的路径方法) / 49

原理三:S 企业进化律(企业发展的渐次法则) / 52

第四章 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 / 61

什么是价值观? / 62

社会转型中价值观的断裂与重塑问题 / 63

什么是企业价值观? / 72	
企业文化、企业竞争力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/ 73	
第五章 S 理论视野下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原则及其框架 / 81	
什么是 S 企业价值观? / 82	
S 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原则 / 83	
S 企业价值观的构建 / 85	
S 企业价值观的构成框架 / 93	
第六章 S 企业价值观的文化追问及其现实源流 / 97	
S 企业价值观的文化追问 / 98	
S 企业价值观的现实源流 / 103	
实证分析：“丰田之道”的 S 企业价值观解读 / 104	
第七章 企业格局：S 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文化修炼 / 107	
什么是企业公民? / 108	
企业公民时代的三步曲：责任、能力、格局 / 109	
什么是社会企业家? / 112	
S 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格局及其文化修炼 / 113	
第八章 金三角模型：S 理论的模型研究及其应用 / 117	
“自在人”假设与 S 理论 / 118	
金三角模型：S 理论的模型构建 / 120	
S 理论模型的应用研究 / 126	
案例分析：S 管理模式在网龙(中国)公司的应用研究 / 129	
案例 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前世今生 / 133	
马云与阿里巴巴 / 134	
阿里巴巴——创建新的商业文明 / 137	
阿里巴巴集团十年发展计划 / 141	
S 企业价值观框架下的阿里巴巴企业价值观构建 / 143	
S 企业价值观视野下的阿里巴巴企业价值观解读 / 146	
点评：前世+今生=未来 / 155	
附录 / 157	
参考文献 / 227	

第一章

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性假设

- 什么是人性？
- 人性的哲学探幽
- 人性的两种哲学考量维度
- 什么是人性假设？
- 管理学上的人性假设
- 管理学发展简史

什么是人性？

人性是什么？这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待解谜题。翻开浩繁的卷帙，其间有关人性的论述多如牛毛。笔者攫取其中一二，试做如下论述：

一种观点：人性即人的本性。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占有一定限度的空间和食物等，从人类以外的他物角度来看，就存在着绝对的善和恶（凡攫取者，皆为恶；凡不取者，皆为善）；从人类自身角度来看，则并无善恶可言（其得以生存并非因为善；其得以终结亦并非因为恶）。然而，若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人性就被赋予了种种行为规范。凡是符合某个利益共同体行为规范的，就叫做“有人性”，反之或在其他利益共同体中，则被叫做“没人性”。由先贤圣哲们琢磨、制定出的种种有关“善”的行为规范，却经常被那些信奉弱肉强食（社会达尔文主义）的强者践踏、利用。对于强者而言，他们决不会拘泥于所谓的圣哲之言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有弱者、愚者才会傻傻地遵循所谓的行为规范。一方面，他们骨子里无情无义、卸磨杀驴、心狠手辣、惟利是图，毫无半点常人的廉耻观，所谓暴君是也；毒蛇猛兽、衣冠禽兽是也；男盗女娼亦是也。（“没有罪恶，只有罪恶感。”他们为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注脚。）另一方面，他们嘴上高喊着仁义道德，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，以此让“愚昧”的人们顶礼膜拜，并教导他们循规蹈矩，老老实实做人做事。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。此之谓也！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写照，古怪得不可琢磨。这边翻手为云，那边覆手为雨；一会儿是道，一会儿是魔。那究竟是道还是魔？答曰：是道又非道，是魔又非魔，乃魔道二重奏。

另一种观点：当代人学家张容焕对人性作如是诠释：人性是真理性在人身上的自由表达。当人理智地释放人性的自由时，自我的良心就给予意志上的平等，自我的欲望就回归到美善的表达，爱的情感随之产生，人就会在人格上得到某种满足，身体上的满足是快乐，心灵上的满足是欢喜，这种人格（身心）上的满足就是幸福。人性就是爱的满全，当真理在人身上具体表现爱时，爱是法律精神的源泉，爱是良心的机能，爱是对真、善、美的

向往、回应和给予。爱是真理在人身上的最高表达,因为人人都拥有真理,真理是人和宇宙的共同本质,显示了人生的上升真相。人性的本质,即每个人都拥有真理的真相,真理是人和宇宙的共同本质,作为存在的人不会失去真理,所体现的真理是真正平等的。这种诠释是对人性固有光辉的终极观照,昭示了人性的美好与伟大。

综合上述两种观点,笔者以为如下:

人性是复杂的。这种复杂性,表现在:一方面,人性在其潜在性上有无限可能性。人性就像一座蕴藏丰富的矿藏,其中有无数的“珍宝”有待挖掘。当然,伴随“珍宝”的往往还有“危险品”。目前看来,人性只展开了其全部可能的一部分而已。一方面,已展开的人性在其现实性上有着多重表达。这种表达有程度上的差异,也有形式上的不同。譬如,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倾向,只是程度不同罢了。有的人,在自利的情况下,更加兼顾利他(“墨子兼爱,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”);有的人,完全不顾别人,自私自利(“杨子取为我,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”)。又如,每一个人都有贪、嗔、痴(贪、嗔、痴在佛教中被称为“三毒”)。所谓贪,指染著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欲之境而不离的心理活动。《大乘义章》卷五说:“于外五欲染爱名贪。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佛教认为,众生生活于世间,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器官与外界相接触,产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感觉。这些感觉能引起众生的利欲之心,因此,叫做五欲。于此五欲执著并产生染爱之心,就成为贪。因此,又以贪与爱为同体异名。所谓嗔,又作嗔怒、嗔恚等,指仇视、怨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。《大乘五蕴论》中说:“云何为嗔?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。”《成唯识论》中则说:“嗔者,于苦、苦具,憎恚为性,能障无嗔,不安稳性,恶行所依为业。”嗔是佛教所说的根本烦恼之一,与贪和痴一起被称为“三毒”。所谓痴,又作无明,指心性迷暗,愚昧无知。《俱舍论》中说:“痴者,所谓愚痴,即是无明。”佛教认为,众生因无始以来所具之无明,致心性愚昧,迷于事理,由此而有“人”、“我”之分。于是产生我执、法执,人生的种种烦恼,世事之纷纷扰扰,均由此而起。因此,痴乃一切烦恼所依。《唯识论》卷六中说:“于诸理事迷暗为性,能碍无痴,一切杂染所依为业。”又说:“诸烦恼生,必由痴故。”

人性是发展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空间的变幻,人类在不断地发展着、

前进着。伴随着人类越来越丰富、愈来愈多彩的生产、生活实践活动，人性也在不断地丰富着、深化着。人猿相揖别。人类从自然界傲然独立之时，大都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，人性也只停留在较低级、较简单的动物本能及欲望的层面。此时，人性中的生存本能、动物欲望居多。为了生存，甚至不惜杀食同类，欲望的满足和发泄也都是冷冰冰、赤裸裸的。人性中的温存和光辉还很少。现在看来，人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丰富和高级多了。

人性又是相对稳定的。尽管人性是复杂的，又在不断发展着，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它（一般地，简单、静止的事物比较容易把握）。人性的相对稳定性为我们准确认识人性提供了便利和可能。所谓相对稳定性，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中（在这个阶段和时期内，人性没有发生重大转变或者没有产生促使人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），人性的主要展开面是相对突出、相对稳定的。这种人性的主要展开面就是我们要着重认识和把握的。如在经济繁荣、物质发达的时代，企业已经完成高度机械化，工人的工作日益专业化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工人们的人性主要展开面就发生了转变——工人们只是重复简单、单调的动作，看不到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组织任务的联系，工作的“士气”很低，影响产量和质量提高。他们要求工作扩大化、工作丰富化，他们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“自我实现人”。

人性是“有”、“无”在不断博弈中的均衡展开体。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所谓“无”，是指人性中固有的生存本能、欲望等。如自利、贪嗔痴等。所谓“有”，是指源于“无”并对“无”产生抑制、导引作用的因素。如戒定慧就是因贪嗔痴而存在的，并对其起抑制、导引作用的因素。人性就是在“有”、“无”的不断博弈中发展，并朝着二者均衡的方向展开的。在人性中，若没有“有”的存在，人类将陷入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。“有”就像手指指向的那轮弯月，美好而温馨，给人性源源注入希望的光芒而使其不断升华。

人性的哲学探幽

长久以来，人性都是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之一。因而，但凡研究人性，

哲学上的探幽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一道坎。在中西方哲学上,具有典型性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性学说,主要有中国的“性善”、“性恶”说和西方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。

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。他的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开创了先人对自身研究的先河,具有开启来者的意义。孔子极少讲人“性”,在《论语》中只有一处提到人“性”。就连他的弟子子贡也摸不着头脑: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”究其一生,孔子都没有对人性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述和探讨。“性相近”,到底是善相近,还是恶相近,抑或是其他呢?“习相远”,是善相远,还是恶相远,抑或二者皆是呢?虽然孔子并没有对这句话作出具体阐述,但是他的“性相近”开了孟子的性善论之端,“习相远”开了荀子的性恶论之端。“性善论”和“性恶论”一起成为了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人性理论。

“孟子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。”孟子的“性善论”认为,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性。在他看来,人和禽兽是有根本区别的,这种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人性和禽兽之性的不同上,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,原因在于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。他还指出,人的本性、本心是与禽兽根本不同的,但是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存自己的本心、本性,把自己的本心、善性丢弃掉了,最终沦为与禽兽为伍。

那么,这种根本不同于禽兽的人“性”,又来源于何处呢?孟子认为“性”是上天所赋予的。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”我们只有不断地尽心,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。这些本性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。我们认识本性,就是侍奉上天。

孟子还认为,人性之所以是善的,是因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的“善端”。这种先天赋予的善心是人人都具有的。

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……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,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惻隐之心——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,无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”

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弗思耳矣。”

仁义礼智这四端，是与生俱来的，犹如人的四肢一样，人人都有。孟子还指出，尽管每个人都先天地拥有“四端”，但并不代表每一个人后天都是性善的。“四端”只是善的萌芽、开端和潜在基础，并不是善的形成、完成和定型。所以，一个人只有后天不断地扩充、发展人之“四端”，才能发展出人之“四德”。

那么，人又该如何扩充、发展人之“四端”呢？孟子认为，人之“四端”是人生而固有的，先天性地存在于人性之中，不是后天或外界所加的，也不是后天或从外面修炼而成的。扩充、发展人之“四端”，就是要把人之善端发展到外界去，而不是从外面把人性中所不具备的善加到人性里。人行善的行为虽然表现在外面，但其结果或目的不是要在人性上加善，而是给外界的人或物以善。孟子指出，若想扩充、发展人之先天固有的“四端”并使之光大于外物，就必须存心、养心、养性。

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”

孟子认为，存心就是要存养人之“四端”；养性就是要培养人之“四端”，使其不断扩充、发展、完善、广大。但是，若要存养、培养人之“四端”，并使之与“天地同流、万物一体”，就必须养心了，即养心寡欲。人皆有为善之情之才，可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甘于向恶呢？关键就在于人能不能养心寡欲。“欲”就是人的私人欲望，私心所追求的趋向就是心之动，动的过分、频繁，就表现为恶。寡欲就是要用心思之官去控制感觉之官的欲望。感觉器官遇到外界的诱惑，就会自然而动，感官之动就必然引起心动，心动若不中节，不能控制感官而放任其乱动，恶就表现出来了。因而，养心就是要自我控制、动而有节。这样，人就能通过养心节制人欲，不使其物欲横流，从而存养善端并扩充、发展之，使之光大于外物。循此路径，尽心、知性、养性、事天，则可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达到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境界。

荀子：人之初，性本恶。在人性理论上，荀子明确提出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观点，主张在人性中把属于自然的東西与人为的东西加以区别对待。一

方面,他承认人性的天赋本质;一方面,他却否认人性中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。他认为,人性生来是恶的,通过后天的教育或惩戒可以变恶为善。所以,“人性本恶”、“化性起伪”、“隆礼重法”就构成了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重要支点。

荀子认为,人性之所以本恶,原因有四:第一,人生来好利,有嫉恶,好声色。好利则生争夺而辞让之礼崩;有嫉恶则生贼子而忠信之徒亡;好声色则生淫色秽声而乐坏。人皆好利、有嫉恶、好声色,焉有不争夺、劫掠之理?则暴乱至。第二,人之行善,并非人皆有“四端”,而是后天师法教化而成的。倘若人性本善,就用不着师法教化,也用不着圣王制礼作乐而治了。“今人之性恶,必将待师法然后正,得礼义然后治。今人无师法,则偏险而不正;无礼义,则悖乱而不治。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,以为偏险而不正,悖乱而不治,是以为之起礼义、制法度,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,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。使皆出于治,合于道者也。”第三,礼义不在人性之固有属性之中,不出自人性。性乃先天所赋,不学而能,不事而成,而礼义则是后天教化、学习、修行而得。“凡人之性者,尧、舜之与桀、跖,其性一也;君子之与小人,其性一也。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耶?然则有曷贵尧、禹,曷贵君子矣哉?凡所贵尧、禹、君子者,能化性,能起伪,伪起而生礼义。”第四,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然而,事实却是大多数人非但成不了圣人,反倒做了坏人。原因就在于,一般人不沿着圣人之道走,不按圣人之理行事。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,就在于其自身努力修行向善的结果。故“圣人者,人之所积而致也”。

“化性起伪”是荀子的另一个重要人性学观点。荀子首先对“性”和“伪”做出了界定和区分: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”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;伪者,文理隆盛也。无性则伪之无所加,无伪则性不能自美。性伪合,然后成圣人之名,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。”

荀子认为,“性”是人的天赋的本质,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本性,是不学而能、不事而就的。先天的“性”是后天人为加工的客观物质基础,倘若没有客观物质基础作为加工对象,后天人为加工则无所施;未经人为后天加工的先天之“性”,也不能自我完善。只有“性伪合”,才能成就“参天地、赞化育”之才之情。荀子指出,人性生而好利多欲,都是“饥而欲食,寒而欲暖,

劳而欲息，好利而恶害，是人之所生而有也，是无待而然者也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”。但是后天的礼义教化，能使人转恶为善，这就是“化性起伪”。“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”

“隆礼重法”即“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”。荀子认为，人性为恶，性、情、欲为人天生的资质，为了治国安民，就必须变化性情，节制欲求，积习成善，节欲合道，以礼养欲。

“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。……故礼者，养也。”

荀子认为，礼是“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”，“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，而隆君师”。荀子主张以礼养欲就是以礼养人之身体感官之欲。人之五官皆有养，有养则有礼，礼使五官之养合于道，才算是善。如果说以礼养欲是希望通过对礼义的学习、修养、遵循而达到自律的目的，从而使人向善的话，那么“重法”就是用他律的手段，设立法令、律条，对那些违背礼义之道之人施以惩戒，使其弃恶从善。可见，“隆礼”和“重法”构成了“化性起伪”的两种不同却互补的手段和措施。

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是西方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种人性学说。原罪(Original Sin)一词源自基督教的传说，用来指人类生而俱有的、永远都洗脱不掉的“罪行”(据《圣经》教义，人类拥有两种罪恶——原罪与本罪。原罪是由于始祖亚当、夏娃犯罪所遗留给后人的罪性与恶根，本罪是每一个人今生所犯下的罪过)。在《圣经》的《创世纪》一章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：

亚当、夏娃被上帝创造出来后，在伊甸园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上帝给他们立下了诫命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，你们可以随意摘食，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们千万不可吃，一旦吃了必定死。”尽管上帝禁止亚当、夏娃吃“禁果”，但化身为蛇形的魔鬼却引诱他们背叛上帝，诱劝他们偷吃“禁果”：“你们不一定会死……你们吃了‘禁果’以后眼睛会变得更加明亮，你们也会如上帝般能知善恶了。”夏娃最终经不住引诱，偷吃了“禁果”，又让亚当也吃了一个。他们吃了“禁果”后，眼睛果然就亮了，也能分别善恶了，也知道羞耻了。上帝知道亚

当、夏娃偷吃“禁果”的事情之后,非常震怒,一气之下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。

亚当、夏娃偷吃“禁果”,违背了上帝的意志,是“亏欠了上帝的荣耀”,上帝便把原罪遗传给他们的后世子孙。原罪成为人类一切罪恶、灾难、痛苦和死亡的根源。人一出世,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“罪人”,即便是刚出世即死去的婴儿,虽未犯任何罪,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,仍是罪人。由于这“罪”是与生俱来,故称为“原罪”。

“原罪”的教义是基督教重要的基础教义。基督教教义认为,“原罪”是由人类始祖亚当、夏娃遗传下来的。自亚当、夏娃以后,人一出世就注定带有不可逃脱的“原罪”。《圣经》中并没有对“原罪”作出明确定义,据称它是由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来的,后被圣·奥古斯丁加以发挥和充实而形成的。“原罪”被认为是人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,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,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,又是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。“原罪”是基督教教义、神学的根本,因为有了“原罪”,才需要“救赎”,才需要“救世主”,才产生了基督教。

人性的两种哲学考量维度

▮ 维度一：先验论

先验论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孟子的“性善论”、荀子的“性恶说”和西方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。所谓先验论,意思就是不假证明的、先于人而存在的不可辩驳的常识和真理。先验论认为,人的知识是先于感觉经验、先于社会实践的东西,是先天就已经存在了。因此,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种人性观带有某些神秘性和宿命论。

孟子认为,“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”,并进一步指出,人性之所以是善的,是因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的“善端”,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,这是人异于禽兽、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。孟子所谓的“善端”就是“四端”,即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,这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

的“天赋”。据此，孟子主张，人性的善端是人生固有的，先天存在于人性之内的，不是外界所加的，不是从外面提炼的，而是要往内摄取，并不断扩充、强化自己的“善端”。

荀子的“性恶说”在本质上与孟子的“性善论”是一致的，只不过是两者的着眼点不同罢了。故而，笔者对此不再赘述。

在基督教教义中，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，触犯了上帝。从此，人类便背上了沉重的“原罪”。每一个来到世间的人，终其一生都要向上帝不断地忏悔，祈求上帝的宽恕，以便死后能够升入天堂。这就是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。这种“原罪”是先于人而存在的，是不可饶恕的，任何人都逃脱不了。在“原罪”的宿命下，人类只有不断地忏悔，多做善事，洗刷罪恶，死后方能进入天堂。

❖ 维度二：人的本质论

与传统的先验论维度相比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可谓是独树一帜的。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，有三句话充分地表达了这一人性观，即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、“人的本质源于欲望”、“人的本质是在劳动中实现的”。

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意思是说，人性是具体的、现实可感的，不是抽象的，也不是先验的，其内容是由人的具体的经济关系、婚姻家庭关系、政治关系等构成的。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性的全部内容。

“人的本质源于欲望”，意思是说，人性不是“天赋”，而是源于自身的需要和欲望。作为一个人，你的生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情感需要等需要和欲望，是你人性的原点和起点。正是你的欲望才使你的人性成为可能并得以展开。倘若人没有任何欲求，无知无欲，那又何来人性呢？

“人的本质是在劳动中实现的”，意思是说，人性之所以会成为现实存在，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的并得以不断展开、丰富。如果不从事劳动（或活动），人性只能是潜在的人性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存在，更不可能得到不断地丰富、扩展。